

清代筆記叢刊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六

中國通商口岸

● ● ● ●

▲

退庵隨筆卷十九

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學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為儒者。乃不以無文為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為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歷卷。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于畧得其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闕百詩云。論語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文之法。半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為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集。及唐初四傑。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元瑞嘗言。蕭選行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為千古言忠孝者之

職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核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涂。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宏嗣之博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夫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真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

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古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况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於四書文也。為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亦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

力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曰。言。辛。愆。如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為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莫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為文。不得以詞即文也。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皆極天則。偶

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上說曰青與白謂之文。錯畫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方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象交也。自名曰文。何後人熟視而無覩乎。

王唐堂之雋曰。余與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談藝。關於時藝極工。可接先輩。張詰之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如點題用散亦可。關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余因腹誦學庸語孟洵然。且悟不但排句亦多疊句也。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為最著。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為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駟孫可之。蘇合為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至乾隆初。純廟以茅儲二家去。取尚未盡協。評論亦未盡允。乃指授儒臣定為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其書先以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者。分綴篇末。品題

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變奧。學者但熟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比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御選唐宋文醇出。去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繼文選而作者。為文苑英華。然文選自周秦以迄梁初。不過三十卷。而文苑英華。自

梁末以迄唐季。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為唐文粹一百卷。而其中尚有文苑英華所未收者。所錄詩文。祇收古體。蓋於歐梅未出以前。能毅然矯五代之弊。而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此書始。讀唐文者。舍此無善本矣。

呂東萊之宋文鑑。在當時頗為人所訾議。惟朱子謂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云云。自是定論。東萊又有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柳歐曾二蘇及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其命意布局之處。卷首又冠以總論。看作文之法。二書當相輔而行。皆後學所當從事也。

王遵巖慎中曰。或言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如學馬遷班固。此言非也。學馬遷莫如歐。學班固莫如曹。今人何曾學馬班。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遂與古來選本宗旨迥異。雖所持之理甚正。而其說終不可行。故自宋以來。罕有誦習之者。後人宗其意而成編者。惟吾鄉蔡文勤公之古文雅正。然以理為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為羽翼。而語傷浮。

艷者不錄。其意主於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詞之工。故謂之雅正。又與真氏之書各別。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為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顛撲不破。朱子初學曾南豐。到後來却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又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金人詩文並工者。祇一元遺山。古文繩尺嚴密。根柢盤深。雖未能與歐曾蘇黃並提。使與尤楊范陸旗鼓中原。正未知勝負所在。毋論王拙軒趙淦水金漳南諸人也。

蘇天爵所編元文類七十卷。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日。而天爵又妙解文章。精於鑒別。故所選具有體要。論者謂可與唐文粹宋文鑑鼎立。而三。厥後程敏政之明文衡。雖極力追之。終莫能及也。

勝國古文家。初年祇一宋文憲。蓋元代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潛為一朝後勁。文憲初學於吳。後學於柳與黃。其文醇深演迤。不動聲色。而二百餘年之中。殫力翻新者。終莫能與之方駕。論者以劉誠意可與文憲並為一代宗匠。而方正學可稱文憲入室弟子。然平心而論。終當讓金華出一頭地。蓋劉講經世之畧。所學不及宋之醇。方

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宋之粹也。中葉則李文正東陽。末季則唐荆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嚴慎中。此數家必須讀其全集。餘則就選本中觀之可矣。

明文自宣德正統以後。盛行臺閣體。始於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主持風氣者數十年。其末流至於庸廓庸沓。萬口一音。遂為藝林口實。中間導源唐宋。具有典型者。惟一李文正。自李空同夢陽。何大復。景明。唱為復古之說。而明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窳白。風會澆轉。門戶愈分。追原本始。惟李何實職其咎。程敏政明文衡所錄。在成化以前。終有典型。尚無七子偽體。黃宗羲明文海。則兼及嘉隆以後。何李盛行之餘。意在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採擇頗嚴。蒐羅極富。二書亦當相輔而行也。

明文之衰。庸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我朝風氣還淳。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當時以汪鈍翁魏叔子侯朝宗三家為最工。宋牧仲嘗合為三家文鈔。梓行於世。然叔子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朝宗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鈍翁學術既深。軌轍復正。所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歐曾未易言。以之接跡唐歸。殆無愧色。此外如朱竹垞之淵雅。毛西河之

縱橫方壘。舉之嚴潔。皆當涉獵及之。

李文貞曰。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又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卧內。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黏稿于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刪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刪。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

今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即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為貴乎。朱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裡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足。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者哉。

讀書以熟為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焉得佳乎。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黃唐堂曰。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為結。言後人文字之不及秦漢者。所爭在結處。凡結處須乘勢結之。譬之游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言文之結。如果之結。花過即果。過後即不果。又言結之難。譬狂風中重舟。重載落帆。又如盲人騎馬。皆非深於文者不能道。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只平平叙次。伊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

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叙一事。而必借古事述之。何如直叙其事。之為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浮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尚亦知所持擇乎。

白香山策林有云。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愧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之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按此風自昔已然。今又甚焉。世有自命為雄文健筆。攫取諛墓金者。亦當稍知返也。閻百詩云。顏氏家訓。謂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為吾徒之藥石而已。

今人自編其所著之集。大概分詩與文兩目而已。古人則不然。六朝以前。多以文章對舉。或以詩筆對舉。詩即有韻之文。可以文統之。故昭明文選。奄有詩歌。筆則專指紀載之作。故陸機文賦。所列詩賦十體。不及傳志也。南史顏延之傳。竝得臣筆。測得

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此以文與筆分言之也梁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又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少陵詩稱賈筆韓詩趙璘因話錄稱孟詩韓筆此以詩與筆分言之也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北齊書李廣傳集其文筆十卷魏收為之序陳書陸炎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劉師知傳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北史魏高祖紀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北史蕭圓肅傳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此以合文筆詩筆而為言者也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楊樵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搖會情靈搖蕩云云語尤分晰今人於文筆二字之分不講久矣

或疑文必有韻之語為不盡然不知此劉彥和之說也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彥和精於文理者豈欺人哉近人中知此理者頗鮮阮芸臺先生曾詳言之曰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脚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